

柳残阳武侠精品系列

江湖生死恋



柳残阳著

中

江湖生死恋

柳残阳 著

(中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02号

江湖生死恋

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省新华书店经销 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17印张 360千字

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册

ISBN7—80605—237—2/I·202 全套定价:24.80元

八

她飞身落在“九头泉”身侧一看，不由惊得险些脱口惊啊！

她先急忙俯身把窗下那人头上的精致小匕首抽出来，她不用细看，那人早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再看站在后院墙角的那些人，除了瘦如猴子的“七妖”和身胖如猪的“八怪”，尚有他们的门人和弟子，总计不下二十人之多。

“七妖”猴眼如灯，唇哂冷笑。

“八怪”一脸横肉，毫无一丝表情。

围立在他两人身后的门人弟子们，个个咬牙切齿，俱都双目圆睁，人人满面怒容。

“九头泉”完全看傻了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敌不过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两个人，何况还有那么多门人弟子。

毛凤娃不但焦急，而且十分懊恼，铁牛哥和李凤娇刚刚走，偏偏这两个魔头就率领着门人弟子找来了。

武林中有句相沿成习的俗语：“宁输脑袋，不砸招牌。”也就是说，老命可以不要，绝不能让人讥嘲胆小怕死，奴颜卑膝，坏了一生血汗创出来的名誉。

“九头泉”也算是出了名的人物，虽然侠义道上的人士鲜少与其为伍，但提起他“九头泉”的名号来，黑白两道上的侠上英豪仍大半存有三分畏惧。

老贼一看眼前形势，自知十分不利，而李凤娇领着铁牛那小子又刚刚离去，绝不可能指望他们两个人赶回来共拒强敌。

这时再看了“七妖”“八怪”的阴沉老脸，和他们身后左右弟子们的满面杀气，加之自己身后窗下又倒着对方弟子的一具尸骨，断定今天很可能就是他的老命结了期。

是以，硬着头皮，咽然一笑，索性手也不拱，傲然沉声道：“我道何方宵小，胆敢前来盯老夫的梢，原来是‘七老’‘八老’的大驾到了。”

话虽说得硬朗，但终因情势所迫，还是将“七妖”“八怪”改称了“七老”“八老”。

瘦削如猴的“七妖”首先冷冷一笑，毫不避讳的沉声道：“不错，老夫坦白的告诉你老小子，是在盯你的梢，方才接到报告，说你老小子鬼鬼祟祟的跑到这家后店来了，为证实你老小子是否在屋里，没想到里面还留有一个泼辣丫头。”

说到“泼辣丫头”时，不单单他那双如灯猴眼斜了毛凤娃一眼，就是“八怪”和他们所有的门人弟子也都怨毒的看了一眼毛凤娃。

毛凤娃却柳眉微剔，杏眼圆睁，两片鲜红的樱唇闭得紧紧的，手中握着那柄仍沾着血迹的小匕首。对那些纷纷射来的怨毒目光，视如未睹。

但是，她心里却正在盘算着如何脱离现场，赶快前去通知铁牛和李凤娇。不过，她知道要想冲出客栈，实在是太难了。

一旁的“九头枭”却早已淡然“噢”了一声，依然神色

自若的道：“两位盯了老夫那么久，老夫居然丝毫未曾察觉，仅此一点，足证两位的修为艺业就比老夫高多了。”

“八怪”这时才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应该说，今天是你老小子的死期到了。”

“九头枭”明知对方说的是实话，但他却故意收敛目光，电射如灯，注定“八怪”，冷冷一笑道：“老八，你的双弓未免拉得太满了吧？须知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，承蒙黑白两道上的朋友爱护，送给老夫一个不太高雅的绰号‘九头枭’，数十年来死在老夫手下的侠士英豪不知有多少，而老夫身上却没有少掉一根汗毛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“八怪”已冷冷的沉声道：“今天的情形可就不同了……”

“九头枭”立即淡然问：“有何不同？”

“八怪”突然猪眼一瞪，怒声道：“今天不但要拔你的毛，还要放你的血。”

“九头枭”一听，竟仰面哈哈一阵轻蔑大笑道：“老夫自出道以来，都是我拔别人的毛放别人的血，有人胆敢对老夫说出这种话，今天还是有始以来的第一遭。”

“八怪”一听，顿时大怒，倏然上前一步，怒声道：“老夫今天就要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“七妖”又沉声喝道：“老八，少和他扯废话，要他说正经的。”

“八怪”却望着“七妖”，拳手一指“九头枭”，愤声道：“你看他那副神气，肯和咱们谈正经的吧？”

“九头枭”机诈善变，生性狡猾，尤其处于性命攸关之时，往往见风转舵，转危为安。

这时一听，“七妖”“八怪”的对话，立即恍然似有所悟，在这等绝对劣势情况下，更不会放弃稍纵即逝的机会。是以，急忙正色地道：“你们并没有说明来意，怎么知道老天肯与不肯？”

话声甫落，立身“八怪”一侧的灰衣中年人突然面向“八怪”，愤声要求道：“启蒙师父，为与‘九头泉’谈论正事前，请俯允许弟子先宰了这丫头，为死去的三代弟子报仇……”

“九头泉”一听，脱口急声阻止道：“慢着，她是我徒儿李凤娇的丫头毛毛，她虽然杀了贵属弟子，罪责并不应由她一人担负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要求要杀毛凤娃的中年人已怒声道：“即使我们不该窗外窥视，也应该先行扬声发问，打个招呼，岂能不问根由，立即掷刀置人于死？”

“九头泉”立即道：“诸位有所不知，这完全是误会凑巧……”

立在“七妖”身侧的一个中年人沉声问：“什么误会？何以凑巧？”

“九头泉”只得道：“方才诸位中有人见老夫鬼祟进入后店，正是暗中跟踪一人，那人一登上院墙，即向房内连发三支淬毒弩箭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立在“八怪”身侧的中年人想是暗中跟踪“九头泉”前来几人中的领导人，这时一听，顿时大怒，脱口怒斥道：“一派胡言，杀。”

“杀”字出口，右臂早已向着右边的数名精壮青年奋力一挥。

数名精壮青年一看，立即同时大喝一声，各挥刀剑鞭棍，奔向毛凤娃扑来。

毛凤娃早已打好了逃走的主意，她当然不会管老贼“九头枭”的死活。所以，这时一见数名精壮青年飞身扑来，一声娇叱，猛的就地一个腾跃翻身，迅即翻进了窗内，接着一式“鲤鱼倒窜波”，飏的一声到了房门口。

但是，齐声大喝的数名精壮青年，无法同时行进窗内，身形相继一顿，才依序纵进了屋内。

七妖一见，脱口压叱道：“前门去截！”

也就在“七妖”压叱的同时，另数名精壮青年早已暴啐一声，飞身纵上房面，直向房门截去。

“九头枭”费了不少努力和心机，刚刚拢络了毛凤娃，准备利用她去办一件极为重要的事，焉能让“七妖”“八怪”带来的人将她杀死。

所以，只急得连连跺脚，大声阻止道：“杀不得，杀不得，只能捉活的……”

大喝阻止声中，风声飒然，人影闪动，“七妖”和“八怪”已分别站在他的左右，各自戟指抵住了“九头枭”的前“乳根”后“命门”两处大穴。

“七妖”首先怒目低声问：“为什么杀不得？”

“九头枭”既然看清了“七妖”“八怪”前来的目的，已断定了两人绝不会向他下杀手的。

这时见问，只得懊恼的道：“她才是你们真正要谈正经事的关键人物呀！”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一听，不由正色压声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九头梟”深怕毛凤娃被杀，令他多日苦思的心机白费了，只急得面色惨白，冷汗直流不由一指自己的老脸，急声道：“你看我焦急得都快疯了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情骗你们？”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一看“九头梟”的忧急神色，断定说的可能不是谎话。

但是，就这几句话的工夫，上房门前已在怒叱暴喝的声音中传来了声声厉嗥惨叫！

只因毛凤娃仰面倒窜，身法较慢，待她窜出房门以外时，房檐上已一连纵下数道人影。

她这时无暇细看是谁，身形就地一滚，手中小匕首顺势向上一挑，径向就近一人的小腿上挑去。

一声惊叫，血喷如泉，那人的小腿已被毛凤娃的小匕首挑开了八寸多长的一道刀口。

而毛凤娃手中虽然匕首上挑，双腿却没闲着，右腿一个旋飞，蓬的一声，正踢中刚刚落地一人的小腹上，哇的一声大叫，蹬蹬后退了数步。

毛凤娃哪敢怠慢，挺身跃起，一声怒喝声中，一道寒光已刺向了她方才卧地滚身的地方了。

对方一剑刺空，而毛凤娃却刚刚腾身跃起，一声娇叱，趁势起腿，“蓬”的一声小剑靴正踢在持剑刺空那人的下脘上。

那人一声惊叫，仰身后倒，手中剑也脱手而飞。

另两人一见，哪敢怠慢，趁毛凤娃身形下落之势，同时飞扑向前，刀剑同享，准备将毛凤娃一挥斩为三断。

但是，毛凤娃早已料到了这一点，就趁一脚踢中那人下

膀的反弹之力，身形一个“云里翻身”，反而落向了飞扑两人的身后。

说也凑巧，就在毛凤娃翻身落地的同一刹那，半空中一道寒光直泻下来。

毛凤娃心中一惊，跨步旋肩，左手一抄，正是被她刚刚踢倒那人的脱手飞剑。

也就在她接剑在手，准备转身逃走的同时，由后窗追进屋内的数名精壮青年，也相继由门内飞身纵了出来。

当前三人，大喝一声，刀剑鞭同时而碎。

毛凤娃飞身倒纵，趁机将匕首长剑交换，脑海中灵智一闪，顿时想起了李凤娇在渡口树林中纠正指点过的“救命三绝剑”。

一声娇叱，瞋目剔眉，不退反进，飞身向前，剑式一经施展，寒光如同翻滚匹练，惨叫连声，血光激溅，兵器落地，手臂离肩，立时现出一副惨烈画面。

三招剑式施完，先攻的三人惨嚎晕倒，血流一片，准备继续进攻支援的几名精壮青年俱都吓呆了，个个停身不前。

毛凤娃一看眼前情形，也不由愣了。

她确没想到经过李凤娇略指指点的“救命三绝剑”竟然有如此惊心动魄，令人颤栗亡魂的霸道厉害。

也就在惨叫厉嚎的余音中，六七个精壮青年个个吓得呆若木鸡的同一刹那，屋后已传来“七妖”的大喝道：“不要杀她，捉活的……”

这声大喝，立即将毛凤娃惊醒，倏然转身，一个箭步又窜出了就近的院门外，身形不停直向店外奔去。

但是，虽然听到“七妖”大喝命令的几个精壮青年，看

了眼前晕厥倒地、断臂惨嚎，有的师兄弟翻滚哀号在血泊中的情形，没有哪一个人还敢向逃出院外的毛凤娃追去。

依然挟持着“九头泉”的“七妖”“八怪”，只听屋前惨叫哀号，却听不到金铁交鸣和暴喝娇叱，心知有异，两人递眼神，向着“九头泉”，沉喝道：“走，我们也到前院看看去。”

“九头泉”自然也觉得奇怪，身形一转，当先纵进了后窗内。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一听前面院中的情形，就知情形不妙了。

是以，心中格外的焦急，对当先纵进屋内的“九头泉”更是格外提高了警觉。

当三个老贼同时到达门前一看，几乎是同时脱口惊“啊”，俱都张大了嘴巴，被吓得愣了。

紧跟在“七妖”“八怪”身后的几个中年人，一看院中惨烈情景，也都吓傻了。

他们做梦也没想到，十几个三代弟子，竟没有截住“九头泉”手下的一个丫头——毛毛丫头。

“九头泉”老脸惨白，冷汗直流，他竟震骇得首先颤声问：“就……就……就毛毛一个人？”

几个呆立院中的精壮青年，一看两位师祖到了，纷纷急定心神，惶急的叩剑背刀躬身。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更是瞪大了四双怪眼，震骇的老脸灰白，断定必是前来了高人能手，将毛凤娃救走了。

因而压声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几个精壮青年俱都垂头丧气的同时恭声道：“那丫头武

功剑术太厉害了……”

“八怪”几乎是厉吼问：“你们是说，仅那个黄毛丫头一人？”

几个精壮青年同时惶恐恭声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一听当真愣了。

“九头枭”却不自觉的道：“老夫一直没把她看在眼里，没想到他的“奇幻剑法”竟是如此的霸道厉害……”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一听，不由同时瞪着“九头枭”，怒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九头枭”自知失言，但是，看了院中的惨烈景象，想到小船上李凤娇夸赞毛凤娃剑术高超的话，以及李凤娇对他的鄙视不敬，他突然警觉到他的这条老命随时都可能送在这两个黄毛丫头手中。

心念及此，只得黯然一叹道：“实话对你们两位老哥哥说，她不是李凤娇的丫头毛毛，她是“奇幻剑”的女弟子毛娃儿。”

“九头枭”是在香吉县天牢内偷听到凤娃对“奇幻剑”自称的“娃儿”后又听说她姓毛，一直认为毛凤娃的名字就叫毛凤娃。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听得大吃一惊，不由同时震惊的问：“真的？”

“九头枭”的老脸上完全没有了居傲之色，几乎是以颓丧绝望的口吻道：“两位老哥哥这件事咱们三人合作不能成功了……”

“八怪”却毫不客气的道：“回头再谈这些，你先说，你确定那丫头的确是“奇幻剑”的女徒毛娃儿？”

“九头梟”立即正色道：“这还错得了？她曾经几次夜入大牢，探望她的师父‘奇幻剑’每次找都亲眼看到。”

“七妖”见“九头梟”一口一个“老哥哥”，又说要合作，脸色也跟着缓和了不少。

但是“七妖”仍不了解的问：“她是‘奇幻剑’的女弟子，怎的又会和你们搞在一起？”

“九头梟”黯然一叹道：“此地非谈话之所，我们到郊外找个地方谈。”

“八怪”神色迟疑，“七妖”也没有搭腔。

“九头梟”却焦急的道：“两位老哥哥，你们还怕我，‘九头梟’跑了不成？我还可以透露一项机密给你们，真正厉害的人物还不是毛娃儿……”

“七妖”对铁牛的神奇功力已早有所闻，因而立即道：“你说的是叫铁牛的那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“九头梟”已懊恼的道：“那是个傻小子，武功可能不错，但头脑却不太灵活……”

“八怪”立即会意的道：“你说的是你的女弟子李凤娇”。

“九头梟”急忙自我解嘲的道：“俺的老哥哥，我哪里有什么弟子徒弟？她的剑术神奇掌法诡异，除了内力也许比我差一些，每项武艺都比我高。”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也是出了名的奸诈险毒人物，一看“九头梟”的表情眼神，断定不是胡编说谎，这时又听说李凤娇的武功比“九头梟”还要高，当真的愣了。

“九头梟”则继续道：“还有一点告诉两位老哥哥，前天在船上李凤娇就曾对我说，由她和毛凤娃对付两位老哥哥

足够了，叫我一个人收拾你们两位的门人和弟子。”

说此一顿，举手一指院中的凄惨景象，继续道：“喏，当时小弟听了还十分生气，现在两位老哥哥瞧，应该相信小弟不是瞎编胡扯了吧！”

“七妖”“八怪”这时的傲气早已全消，方才听“九头梟”谈到毛凤娃一个人足可对付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时尚有些怒气不服，而这时听了，却身不由己的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说不出话来。

两个老贼原以对付“九头梟”和两个黄毛丫头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，有如探囊取物的事。

这时才知道，对方两个黄毛丫头，根本就没有把他们两个老怪物放在眼里。

“七妖”猴眼一转，问：“老九，你方才提的合作……”

“九头梟”一听，“七妖”喊他“老九”，知道今天老命是保住了。心中一喜，立即压低声音问：“两位老哥哥可有商议善策之所？”

“七妖”只得道：“任何场所均可能隔墙有耳，只有先到效外再觅场所了。”

“九头梟”最希望的商议场所就是郊外，因为那样以来，成可以与两个老贼合作，败也可以伺机逃走，所以立即颌首赞好。

“八怪”向来是以“七妖”的主意为主意，“七妖”说向东，他从不说往西。

所以这时见“七妖”称呼“九头梟”为“老九”，知道已有和他合作之意，脸上的神色也缓和了不少。

“七妖”留下两名中年弟子和所有精壮青年处理现场，即和“八怪”“九头泉”及另四名中年弟子，仍由店后侧门进入后街，径向北郊走去。

“九头泉”一面前进，心中也一面盘算着主意。

他想着：毛凤娃的惊人武功，不但给了他当头一棒，也在他夺宝的计划上给了他致命的一击。

他又想：这丫头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？

他认为一定跑到街上去找李凤娇和铁牛去了。

不，“九头泉”完全想错了。

毛凤娃直到了此刻仍旧躲在客栈中。由此也可以证明“九头泉”的智慧又逊了毛凤娃一筹。

毛凤娃一连窜过两座独院门外，发现身后并无一人追来，身形一闪，飞身纵进了一排相连客房后的一片花树中，立即将身形蹲下来。

就在毛凤娃蹲下身形的同时，已有数名神情慌张的店伙在前面通上轻巧的走过去，显然是听到了厉叱的暴喝惨叫，前去察看。

酒楼客栈遇到江湖打斗仇杀是常事，有时一连闹出几条人命也不稀奇，只要对方悄悄移走，也没有谁前去县衙报案自找麻烦。

店伙虽有六七名之多，但走到毛凤娃纵进来的几道拐角处，突然都紧张的停下身来，翘首张望，交头接耳，焦急的指指点点。

因为，他们距离毛凤娃等人选住的独院已经不远了，不敢再接近向前。

毛凤娃一见六七名店伙就停身在通道口边，对她来说十

分不利。

因为，万一“七妖”“八怪”的弟子们追出院外察看，势必过来向店伙们盘问，曾否看到她毛凤娃逃出店外。

心中正感焦急，恰巧一个店伙正转首向花树这面望来，而这个店伙也正是第一次引导他们进入“吉祥雅院”的那个店伙。

毛凤娃焉肯放过这个机会，立即翘起头来，急忙向着那个店伙焦急的连连招手！

那店伙看得先是一呆，待看清了是毛凤娃后，立即蹑手蹑脚的走了过来。

其他店伙由于个个聚精会神的望着“吉祥雅院”的院门前，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店伙离开。

毛凤娃一待店伙来至花树前，立即压低声音，焦急的道：“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怎敢前来察看，对方都是见人就杀的山上大盗……”

店伙听得“啊”了一声，悄声问：“他们怎会找上了姑娘您……”

毛凤娃立即道：“不是找我，是找我们家的老爷子。”

说此一顿，接着挥手道：“你赶快叫那些小二哥们离开，你们站在那儿实在是太危险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店伙已紧张的连声应是，转身就待离去。

毛凤娃一见，急忙将店伙叫住，继续道：“你到前面将这一面的后窗打开，我要先躲一躲，等我们姑娘和铁大侠回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店伙已紧张的唯唯喏喏的奔向了通道拐角。

毛凤娃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只见店伙奔至通道拐角，向着

其他几人一挥手，一溜烟的都跑了。

不一会儿，靠近深处的一道后窗门果然拉开了一扇了，接着又探出了那店伙的人头来。

毛凤娃一见，先看了一眼通道拐角，一个箭步已到了后窗前。

里面的店伙相当机警，急惊将两扇窗门拉开。

毛凤娃足尖一点，飞身已纵进了后窗内，游目一看，发现是一间两明一暗的上房，前面的房门已经关上，足证这个办事的店伙机警老练。

就在她打量间，店伙已将后窗关上。

毛凤娃急忙怀中掏出一块碎银，面向店伙赞声道：“小二哥，你办事实经验老练，这点小意思……”

店伙虽见毛凤娃的手中握着一把尖刀和一柄长剑，但他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他看到毛凤娃在怀中已掏出了银子。

是以，未待毛凤娃说完，立即谦恭的说：“姑娘您太夸奖了，你是小店的客人，小的们应该伺候你。”

毛凤娃无心听这些客套话，立即郑重的道：“现在希望你设法尽快将我们姑娘和铁大侠找回来，我就在这间上房里等他们。”

说着，将手中碎钱交给了店伙，继续道：“这是小意思，给你买碗茶喝，等我姑娘回来了，必定还有重赏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接过银子的店伙照例哈腰感激，谦逊道：“姑娘是小店的客人，小的怎好意思呢……”

话刚开口，毛凤娃已正色警告道：“我们老爷子现在还被歹徒们困住在院子里，万一我们姑娘回来迟了，我们老爷